

天上西藏

张小平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 张小平 著

天上西藏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永红

封面设计:翟跃飞

技术编辑:姜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上西藏/张小平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5

ISBN 7 - 80057 - 792 - 9

I . 天... II . 张... III .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③新闻报道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5924

天上西藏

张小平 著

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刷: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240 千

印张:13.25

印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

印数:1500 册

书号:ISBN 7 - 80057 - 792 - 9/Z·371

定价:19.00 元

序

可贵的西藏情结

张小平同志的新著《天上西藏》即将出版，我为他在介绍今日西藏风貌上取得的新成果感到高兴。

《天上西藏》是张小平 1995 年至 2001 年作为中直机关援藏干部在工作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作品结集。这本书再一次展现了张小平的西藏情怀，他对西藏多层次、多角度的理解，以及他对西藏历史文化的深入调研与思考，值得关心、热爱西藏和想了解西藏的读者一读。

我与张小平同志相识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资深记者。由于他熟悉藏语文，经常来往于北京和西藏之间。我在西藏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期间，就与他进行过交谈。后来他的一篇关于阿里的内参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久就发现他有许多好的见解。此后，我们的交往就逐渐多了起来，相互了解也就愈来愈深。

1995 年 6 月下旬，张小平同志告诉我，他已被确定作为中直机关第一批援藏干部进藏，到西藏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厅任职，我听了以后很高兴。我当时对他说，“援藏干部”其实应当叫“进藏干部”或“调藏干部”，这两个名称都更加准确，



与阴法唐同志及其夫人李国柱在拉萨合影

也显得亲切。这里边，既有理解问题，也有感觉和位置问题。在西藏工作期间，他继承发扬“老西藏精神”，在西藏的广播电视事业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内地人进藏，有文字记载的，就有1300年以上的历史，文成公主可以算做是进藏的先驱

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半个多世纪，先后有许多内地的干部进藏工作。随着党和国家治藏方略的形成和发展，援藏工作的思路也在不断拓宽和更新。胡锦涛同志最近要求：“援藏项目应突出农牧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农牧民生活这个重点。”这标志着援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已经完全成熟了。

记者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张小平同志在西藏工作期间，经历了许多重要的事件和历史时刻，这在本书中都有程度不同的记录。许多文字都是很珍贵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西藏风云》的拍摄。这部反映西藏和平解放、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三大历史事件，即实现西藏人民民主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电视剧，张小平同志经历了创作、拍摄和制作的全过程。他对西藏当代历史所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本书中的部分作品再现了电视剧拍摄过程中一幕幕令人难忘的情景。

张小平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有很大建树的新闻工作者，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他以藏语作为工具，几十次走

进西藏，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足迹遍及世界屋脊的主要地区，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进行了认真的调研和思考，写出了数百万字的新闻作品和报告文学、散文等，成为一位在新闻界和藏学界均有一定影响的职业记者。他在西藏的新闻工作实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他的身上，体现了祖国情结、西藏情结和事业情结的融合与张扬。

据我了解，张小平同志还有一系列的写作计划。祝愿他在未来的岁月中，为祖国和人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世界屋脊历史性变革的作品！

阴法唐

2004年1月14日

自序

关于我和西藏的一些话题

——写给西藏友人

2001年7月11日，我结束了6年援藏生活，挥泪告别朝夕与之相伴的西藏，离开拉萨，回到北京，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走上了我人生又一个新的旅程。

西藏是我事业的起点，她谱写了我人生的主旋律。从1960年夏天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藏语文到现在，41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生命、事业和足迹早已与西藏融为一体。这期间，我先后30余次进入世界屋脊，走遍了西藏的主要地区。与此同时，我还先后踏访了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四个省的各个藏区，对藏民族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1999年夏天，我首次到达甘肃敦煌石窟，了解了早期藏民族的文化形态、宗教特色和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使我对藏民族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从1995年到2001年连续6年的援藏生活，更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在近距离和深层次去观察西藏和感受西藏。加之多年来对境内外有关西藏问题相关资料的积累和研



究，以及对中央的西藏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使我在西藏问题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发言权。这一切，使我对西藏的关注与日俱增。西藏的发展变化，中央的治藏方略，西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西藏的色彩和情调，每天都在我的关注之中。

“西藏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敏感而热门的话题，西藏高原因而成为世人关注和向往的地区之一。百余年来，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屋脊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变革震动了全世界，也引发出了许许多多的话题。思考和记录这一历史性变革，并将其留给今人与后人，是人民记者的天职。我对自己记录和思考今日西藏的定位是：把一个真实的西藏展现给世人，把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西藏告诉全世界。

初识西藏

我对西藏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上个世纪60年代的十年间，是我开始接触西藏和初步认识西藏的十年。1960年夏天，我结束在北京101中学的高中学习，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文专业。从此，我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与西藏终生结缘，与西藏终生相伴。1996年夏天，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记者邵滨鸿在拉萨采访我时，第一个问题就是：“当年，你为什么选择了藏语这个专业？”我回答说：“在我参加高考的前一年，也就是1959年，西藏发生了平息叛乱、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这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一时间，‘西藏’成了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汇，全世界都对西藏议论纷纷。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关心国家大事，诸如斯大林逝世、匈牙利事件，一直到国际共产主义论战，都给我留下了清晰而深刻的印象，震动世界的西藏叛乱自然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年10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个《十年民族工作展览》，学校组织参观。这个展览深深地打动了，可以说是我人生旅途上受到的第一

次心灵震撼。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封建农奴制度，我看到了血淋淋的人心，被剃下来的手和脚，还有用人皮做的鼓，用头盖骨做的碗，而这一切都是农奴的血和肉。中国竟然还有这样的角落？！深受 50 年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启蒙教育的我，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面前热血沸腾，这样的地方我们不去谁去？正是这种激情，使我在第二年填写高考志愿时，毫不犹豫地写上了‘藏语专业’四个字。”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后，又有两件事坚定了我学好藏语的决心。一件事是，在迎新晚会上，我国当代著名藏学家于道泉先生在讲话时说，帝国主义近百年来一直覬覦西藏，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还因为西藏有无尽的宝藏，不光有丰富的金矿和银矿，还有储量丰富的制造原子弹的铀矿。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还没有原子弹，这个信息对我太有诱惑力了！它曾经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深深地鼓舞着我。我凭直觉认识到，学习藏语，到西藏工作，就能为祖国的富强直接做贡献！还有一件事是，开学不久，我在当时难得见到的《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则报道，报纸是在担任《农业技术》杂志主编的父亲那里看到的。这条消息说，1960 年夏天，美国某大学也开办了一个藏文班，招收一批美国青年学习藏文，由 1959 年西藏叛乱期间出逃国外的藏族僧人授课。这条消息使我第一次看到学习藏文还是一场国际上的较量，这使我学习藏文的使命感大大增强。整个大学期间，我一直用上述两件事情激励自己：要好好学习，不能落在美国人后面！

在中央民族学院，我第一次接触了藏族。土丹旺布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曾经做过旧西藏地方政府的低级文官，能写一手极漂亮的藏文，他谦虚、诚恳，教学极为耐心。1954 年，他作为西藏青年参观团的成员来到北京，由于刚创建不久的中央民族学院急需藏文教师，征求他的意见后，土丹旺布留了下来，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年轻的藏族大学教师。他在北京生活了 30 年，妻子是一位藏族医生，生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大学毕业都在西藏工作。土旺老师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返回西藏，

任西藏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著有《拉萨藏语》一书。通过他长达5年的教授，我掌握了拉萨语音，讲的是比较标准的拉萨话。他的人品和教导，使我终生受益不尽。

1963年春节过后，我作为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第一次前往西藏实习。在校期间到民族地区实习是中央民族学院的传统，目的是让学习少数民族语言的汉族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群众语言，加深对少数民族同胞的感情。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整个旅程上万公里。火车离开北京经兰州到达甘肃柳园，在这里，大家换乘长途汽车前往西藏。路上，我们途经敦煌古城，穿越戈壁荒滩，过大柴旦、小柴旦，看到了雄浑苍凉的西



1963年2月第一次进藏时与中央民族学院同学在布达拉宫前合影部景象。在海拔4000多米的沱沱河和五道梁，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第一次经受了高原反应的考验，普遍头疼欲裂，女同学则呕吐，吃不下东西，有的还有窒息的感觉。全班24名同学，只有4名男同学反应较轻，我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我们被称为“四大金刚”。为了减轻高山反应，两位司机师傅轮流开车，日夜兼程，24小时不停顿地向前行进，终于通过气候最恶劣的

地段，翻越海拔 5200 多米的唐古拉山口，第一次踏上了西藏的大地。

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做梦也想像不到的神奇国土！这里，天蓝得像是进入了宇宙深处，云白得像是进入了童话世界，河水清澈见底，草原一望无际……这就是西藏给我的第一印象。车过羊八井后，进入堆龙河谷，阳春三月，车窗外弥漫着春天的气息，黝黑的大地已经泛绿，翻身农奴们正在开始春天的耕作。几小时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拉萨，被安顿在八廓街的一个招待所中。此时正值藏历新年，热情的藏族同胞请我们喝酥油茶、青稞酒，这都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经历。漫游八廓街，在大昭寺南侧的松觉热广场，我第一次看到了传召法会上西藏喇嘛诵经以及手舞足蹈地辩经、考格西的场面。几天后，我们来到拉萨西郊的堆龙德庆县。这里，青藏高原翻天覆地的民主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我被分配在乃琼区岗德林乡恰噶村，小次仁顿珠是我的第一个房东。当天晚上我初次吃到了“突巴”，这是用青稞面加骨头汤熬成的面糊糊，吃起来很香。我用半通不通的藏语同他们交谈，他们全家老少都对我十分热情。当时，为了学习语言，实习队安排一个学生住一户农奴家。我在学习语言上胆子一直比较大，这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单独和藏族同胞用藏语交谈，虽然话说得结结巴巴的，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非常高兴。尤其让我不能忘记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把我安排到了简陋住房里最好的一间房子中。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这间房子竟是老人新婚儿子的新房，藏族同胞的情怀让我终生不忘。

带领我们实习的徐盛老师是一位拉萨藏族学者，他待人谦和真诚，遇事总是不慌不忙，和谁都能打成一片。同他在一起感到踏实，还能获得快乐，我们成了好朋友。实习期间，他把当时唱遍大江南北的藏族民歌《金瓶似的小山》（也叫《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译成藏文送给我。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很快就学会用藏语唱这首歌了。没想到，这一唱就是 38 年，

成了我的“保留节目”，而且是“口授单传”，至今没有见到别的“版本”。徐盛老师后来当了中央民族学院的统战部长，晚年眼睛患病，很少出来走动，我经常电话问候他。



1963年5月在拉萨堆龙德庆县乃琼区岗德林乡与翻身农奴在一起

实习期间，我们参加了西藏民主改革中建立政权的工作，组织翻身农奴选举村长、乡长，传达和学习党中央有关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记得色玛乡成立乡政府的时候，唱了整整3天的藏戏，就像过节那么热闹。那时，我还是班上的共青团干部，经常往返于各个实习驻地。有时，天晚了，我一个人走在山间小道上。夕阳西下时分，大地一片火红，夜色降临后，田野静悄悄，只能听到风声、水声和鸟叫声，那种感觉真是美妙极了。实习期间，我们还和翻身农奴一起下地干活，翻地、播种、施肥、锄草、修水渠，学会了许多农活。藏族是个乐观的民族，劳动中总是歌声不断，几个月下来，我学会并记录了几百首藏族民歌。记得当时乡里有一所小学，条件很简陋，孩子们只能席地而坐，我也曾经给他们上过几次课，还曾经教他们唱《金瓶似的小山》。时间长了，老乡和我们也熟悉了，一位老阿爸还曾认真地对我说：把我女儿带到北京去吧，给你做媳妇。那年我21岁，听到这话，脸都红了。

实习期间的生活是艰苦的。当时，西藏民主改革还没有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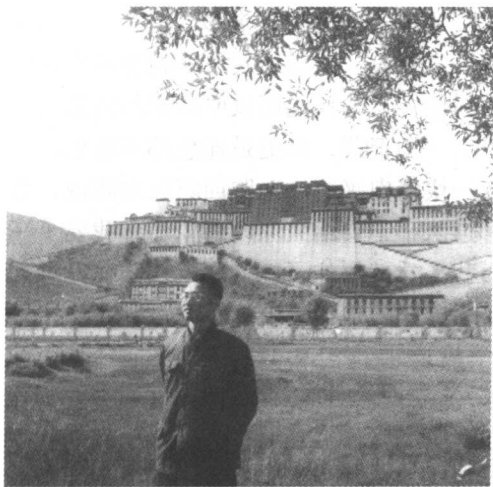
束，百万农奴刚刚翻身得解放，生活相当清贫。我的第二个房东阿旺顿珠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6岁，女孩才两岁。他和阿嘉拉（藏语“爱人”的意思）从早到晚都要到地里干活。我和他们同吃同住，每天只能用没有酥油的清茶和着糌粑吃，一个月也吃不上一顿青菜，肉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一天，阿旺顿珠手里捧着一块猪肉兴冲冲地跑回家里对我说，部队生产连死了一头猪，连队宰了要给大家改善生活，我要了一块，咱们也改善改善。我一看就愣住了，这是一块鲜血淋漓的生猪肉，我问他，就这么吃吗？他说，就这么吃。我犹豫了片刻，但又马上想到，学校要求我们和翻身农奴“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事同商量”，藏族同胞能吃，我为什么不能吃呢？想到这里，我灵机一动，问他，我能蘸点盐吃吗？他说，行！说着，他割下一条肉放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我看着他吃了下去，也学着他的样子，割下一块肉，蘸了一点盐，放进嘴里。说来也奇怪，我用力地嚼了几口，不但没有感到异味，相反，还尝到了一股肉香。就这样，我平生第一次吃了生肉，而且第二天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实习结束的时候，老乡们捧着青稞酒，站在路旁为我们送行，有的还送了一程又一程。那时已经是夏天了，地里的油菜花金黄金黄的，青稞也已经灌浆，水渠里的水哗哗地流淌着，古老的布达拉宫金顶在十几里地以外闪闪发光，西藏就像是一幅油画展现在我的面前。收获的季节来到了，我的心也留在了西藏。

认识西藏

1965年夏天，我即将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在填写志愿的时候，我曾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到西藏阿里工作。我知道，阿里是西藏最高的一块土地，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生活异常艰苦。可惜，宣布分配方案的时候，我没被分到西藏工

作，而是留在了北京。



1970年在拉萨布达拉宫前

这一年的9月5日，我到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报到，正式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名工作人员。从这时起到1995年的30年间，出于国家电台工作的需要和毕业于藏文专业的特点，我曾经先后15次登上青藏高原，这使我有机会一次又一次近距离地从不同

角度观察西藏、认识西藏和感受西藏。

这期间，我参与过筹办中央台藏语广播和建立中央台驻西藏记者站的工作。这两项工作实现了国家电台对西藏地区的拉萨藏语广播节目的正式开播和中央台记者直接从拉萨向北京传送稿件。

这期间，我作为中央台的记者走遍青藏高原，拉萨、山南、日喀则、那曲、林芝、昌都、阿里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唐古拉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和横断山脉深处留下了我的身影，珠穆朗玛峰、藏北草原、阿里无人区、雅鲁藏布江留下了我对世界屋脊的惊叹！

这期间，我采访了西藏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回族、汉族以及僜人和夏尔巴人，接触了上至自治区主要领导，下至各族农牧民、工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学生、驻藏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以及上层统战人士、喇嘛、尼姑和旧西藏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从不同的层面了解了西藏的过去和现在，

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藏族同胞和援藏干部的心理状态，从而对党和国家的治藏方略能够进行深层次的观察与思考。

这期间，我广泛接触了西藏的宗教和文化，长时间地徜徉在时空交错和色彩斑斓的西藏文化的海洋中。在金顶耀眼、气势恢弘的寺院，我看到了西藏文化的博大和深邃；在古朴的城镇、褐色的乡村和绿色的牧区，我看到了西藏文化的亮丽和厚重；面对雪山和深谷，面对荒原与废墟，我看到了西藏文化的风格与内涵。



1996年夏与广电部考察团在曲水农村

这一切，使我开始郑重地思考西藏历史的走向，思考西藏文化的价值，进而思考西藏这块神圣的国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

我对西藏的认识开始向纵深挺进。

感受西藏

我曾经说过，西藏是世界屋脊的百科全书，西藏是藏民族



历史文化的不朽画卷，即使耗尽我的今生与来世，我也难以认识西藏的博大与深厚。因此，40年间，我争取一切机会进入西藏，以求得在她的怀抱中漫游、感受和思考。出乎我意料的是，越接触西藏，我越感到自己对西藏知识的贫乏，诱惑我去追寻和探讨的课题也就越来越多。

党中央、国务院于1994年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其确定的援藏新思路，给我提供了走进西藏的新机遇。于是，就有了1995年至2001年的6年援藏生涯。1995年我53岁，超过了中直机关第一批援藏干部的年龄标准，经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和中央组织部的同意，我终于成为援藏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成员。

这是一次长时间感受西藏的神圣之旅。

在西藏广播电影电视厅异常繁忙的公务中，我有幸于1995年年底参加了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和十一世班禅坐床典礼宣传报道的组织领导工作，在大昭寺现场目睹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作为制片人之一，我于1998年至1999年，用一年的时间参加了我国第一部反映西藏当代历史的大型纪实性电视连续剧《西藏风云》的拍摄工作，并以此作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献礼；从2000年秋天起，我参加了中国广播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西新工程”西藏部分的实施工作，再一次走遍了西藏高原，对西藏广播电视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考察；2001年春天，在我返回内地之前，我又参加了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大庆宣传活动的部分组织工作。作为西藏当代历史的见证人，这些经历，使我对今日西藏的发展战略、思路、政策走向及其辉煌的现实有了更加切身的感受。拉萨和西藏的发展与变化，在我的脑海中绘成了一幅对比鲜明的西藏画卷。

在难得出行的西藏漫游中，我走过了世界屋脊上的六十余个县，旅程长达两万余公里。漫长与兴奋、苍茫与壮美、贫穷与富饶、茫然疯狂的宗教热潮与极度虔诚的来世情结、无与伦

比的文化遗存与悠然淡泊的生存模式，构成了我们这个星球最后一片净土的基本色调。

在众多的西藏政治、民俗和宗教节日里，我一次又一次地融化在西藏民俗文化的情调与氛围之中，青稞酒、酥油茶以及藏式婚礼和夏日狂欢是西藏乐章的华彩音符；古老的八廓街、红墙里的寺院、无人区的苍凉、蓝天与白云的交响，以及雅鲁藏布江源头那清澈如梦的流水，都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而最令我动情的是在世界屋脊随处可见的汉藏关系的众多遗迹：拉萨的唐蕃会盟碑、大昭寺里的壁画“文成公主入藏图”、布达拉宫里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还有后藏萨迦寺里浩如烟海的元明清三朝的丝绸、瓷器和许许多多源自内地的稀世珍品，以及数量不小的悬挂在西藏许多寺庙中的历代皇帝的题字和匾额。这些无言伫立的历史见证是汉藏关系的灿烂篇章，带给我的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历史与哲学的思考。

2001年7月初，我结束在西藏6年的工作，即将返回内地，那是些让我难以忘怀的时光。在那些日子里，我一次又一次地在深夜走向布达拉宫广场，长时间地在那里漫步沉思、流连忘返，一次又一次地在前来为我送行的藏族和汉族朋友面前以泪洗面。这是我长达40余年的西藏情结的真情流露。

想念西藏

我是坐在北京的寓所里写下上述文字的。作为当代西藏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之一，忠实地记录我所看到的这段西藏历史，把一个充满青春与活力、正在发生划时代变革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展现给世人，是我的天职。几十年来，我先后写下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奉献给了国内外关心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的听众和读者，其实，这只是我应该做的一系列工作的开始。